



## 故乡今夜思千里

□ 郑峰

过了腊八节,年味渐浓。这种有点神圣、仪式和期盼的气氛,从远古传承下来,写在中国人的脸上、心里、基因里。望着窗外零零星星的雪花,想起了鲁迅在《祝福》里写的句子:“旧历年的年底,毕竟最像年底。”他在文中写到了梅花大的雪花,噼啪作响的爆竹,浓重的晚云和鲁镇上浓烈的节日氛围!这种感觉,现在的人们,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,永远都不会体味到了!

今晚的夜,没有了鞭炮声的嘈杂,分外幽静。万家灯火映飞雪,年味更加厚重。在温暖的灯光下,书写着祈福的春联,记忆如电光石火般,一下子又回到了那群山环抱的故乡,想起了那坚强又慈祥的老父亲……

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:铁似的坚强,钢似的刚毅,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

这话并非过誉。在连绵的淄东山地,在故乡那片热土,谁不知道战争年代曾使敌寇闻风丧胆的郑天爷爷。父亲有个表字叫“占元”,在我很小的时候,人们出于尊敬都称呼父亲的字,至于他的本名,反倒很少有人提起,村里许多年轻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父亲的名字。那时这两个字,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位威风凛凛的武士。村里老人们曾给我讲了父亲的许多故事,一个个都惊心动魄。他曾手持双匣子枪,左右开弓一连击毙十几个敌人;他曾白手夺机枪;从敌人的炮楼下经过时,他只要喊一声“干儿们听着,今晚你郑爷爷要从你们这里过去了”,爷爷一听,赶忙缩回头,任凭父亲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……

可是,父亲也有很慈爱

的一面。

他出身贫穷,心里最怜惜穷人,对鳏寡孤独尤为关心。村上坡胡同里有个老光棍汉李光林,年轻时曾和父亲一块给财主扛过活。每逢过年,父亲总是在家和我们兄弟吃喝一顿后,端着热腾腾、香喷喷的水饺,提着酒瓶,包着过年的菜肴,和他一起守岁。村上那些孤寡老人去世,只要他在家,都是他当“总理”,忙前忙后,主持殡葬。

每逢过年过节,他思念亲人的感情总是溢于言表。

小时候,我们都较懂事。每逢过年,父亲总是杀鸡宰鸭,炸年货。每当这时候,我就搬一个小板凳,坐在噼啪作响的灶前,听面团下锅的沸炸声,闻那令人垂涎欲滴的油香。

平时,我们很少吃到这类炸菜,所以一闻到这味道就知道要过年了,心里总生出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企盼。这时也是父亲最慈祥的时候,只见他脸上漾着笑意,不时拿起几块炸货,递到我们的小手里,慈爱地说:“吃吧,吃吧,这是过年……”

我知道每逢过年许多亲戚要来走动,还有父亲的众朋友,所以尽管馋得直流口水,还是摇着小脑袋说:“爹,俺不馋,还是留着待客吧!”

父亲的眼睛居然湿润了,眼圈儿也分明有些发红,他深情地望着我,说:“懂事的好孩子……”便将一块炸肉塞到我的嘴里。

看我吃得那样香,他突然说:“唉!要是你爷爷还活着,该多好哇!”

夜深了,大片的雪花飞舞着。唐代诗人高适的诗句涌上心头:“故乡今夜思千里,鬢霜明朝又一年”。

## 贴上窗花过大年

□ 窗外风

在我们家,每到年节,在准备各种吃穿用度的同时,绕不过去的,就是窗花,贴窗花同贴对联一样,是过年必不可少的事情。在冬日的枯黄里,玻璃上的红窗花,是那么喜庆和夺目,远远地就能从一扇扇的窗户里找到自己家的窗。

记得以前,邻家的嫂子是个剪窗花的能手,经她的手剪出的窗花,别有一番韵味。窗外雪花飘飘,室内温暖如春,几个闲下来的女子围坐在大嫂家的炕上,大嫂把手里的红纸折上几折,拿起剪刀七拐八绕来回剪几下,红色的纸屑纷纷落下,等到她把剪刀放下,仔细地把红纸打开,一张精美的窗花就呈现在大家面前,顿时引来一阵惊叹。更有人拿起大

嫂的手,使劲晃两下,说这手是怎么长的呀,剪出这么好看的窗花来。

大嫂剪的窗花,很快就贴在了左邻右舍的窗户上,那些窗户玻璃擦得亮亮的,好像没有玻璃一样,红窗花贴在玻璃上,让人忍不住要去摸一下。我小时候过年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挨家挨户地看窗花,有“喜鹊登枝”“天官赐福”“龙凤呈祥”“百年好合”“四季如意”“五福呈祥”等等,张张精美无比。

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把吉祥美好的愿望表达得淋漓尽致,把节日装点得喜气洋洋,寄托着辞旧迎新接福纳祥的愿望。过年不贴上张喜庆的窗花,就好像缺了点什么。今年是牛年,我一定要贴张牛气冲天的大红窗花!

## 唱戏

□ 玉荷

原先过年,村里要唱戏。刚入冬便排练开了,找来老师安排好角色,一字一句地教。村办公室里整日里有人背台词、对台词、练唱腔。

年初二一过,开始唱了。村东边筑个土戏台,上边扯上铁丝,破旧的幕布挂在上面,两个人负责过来过去地拉,这叫拉幕。有时没有幕布,就挂上破被面,或者透着窟窿,甚至还有孩子尿渍的旧床单。

唱戏基本都在晚上,有专门请来的琴师。我们小孩子会聚到后台,好奇地看那些化了妆的演员。唱之前,都是先“锵锵锵”的将锣鼓敲打一通,意思是要开演了,还没有来的赶紧来吧,同时也是催促演员立即就位。

不光我们村里唱,别的村里也唱。各村的戏是不同的,有的唱吕剧,有的唱京剧。就算同为京剧,有唱《红灯记》的,还有唱《智取威虎山》的,因此,每到晚上,田间小道上便涌动着来这村或到那庄看戏的人,也有提前把亲戚叫来看的。

天刚擦黑,戏台前便摆上了一个个高矮不等、长短各异的板凳、椅子,也有石头、砖块等,怕凉,人们抓把麦秸、干草铺在上面。

场子周围,有吹糖人的、卖甘蔗的、卖欢喜团子的、卖糖葫芦的、卖泥哨的、卖吧嗒猴的吧嗒猴,是一种小孩子摇着玩的玩具,上边一个小木猴,一摇,随着木猴的转动,会发出“吧嗒吧嗒”的响声。小孩子这里一堆,那里一伙,玩万花筒的、弹玻璃球的都有,时有不知谁家的狗也跟来了,在人堆里穿来穿去。

村里的戏,自然比不上人家专业剧团的,有唱《智取威虎山》的,杨子荣打入匪巢有个与土匪比试枪法打吊在戏台顶上的灯

的片段,那时没有电,插了几根蜡烛,每根蜡烛上拴一根细线,顺到后台,有一人专门牵着。土匪的枪一响,拽下一根;杨子荣的枪一响,再拽下一根。枪声是后台用锤子砸的一种小鞭炮。该土匪打枪了,枪一比划,鞭炮响了,蜡烛一下拉下来,灭了。轮到杨子荣时,枪一比划,鞭炮没响。演员琢磨着,这是怎么回事呢?再一比划,鞭炮还是没响,演员气得把枪朝腰里一插,不打了,接着往下演,下台后再找负责砸鞭炮的算账。可后台也着急呀,连续两个鞭炮没响,赶紧放上第三个,也没顾得朝台上看,杨子荣刚把枪插腰里,“砰”一声响了。杨子荣一下躺台上不起来了。大家上来劝,他说我把自己都打死了,还怎么演。

还有更有意思的,有个村演《智取威虎山》,剧中有一场演员身披白色斗篷滑雪的戏。台上没雪,好几个演员踩着鼓点在台上举着红旗跑来跑去,打跟头翻蹦子。一个演员朝前翻完后,斗篷没系好,掉后面了,慌慌着回来拾,可后边有个紧跟着翻着跟头就上来了。前面那人一拉斗篷的当儿,后边的正好翻到他斗篷上,倒地上了。后边这人不干了,爬起来你一句我一句,在台上就吵吵起来。后台的赶紧过来劝,两个人还不听,竟动手厮打起来。台下的涌到台上,挤满一戏台,说说这个,劝劝那个,事情总算平息了,再把台上的人都招呼开,接着演。

村里演戏,我爹也当过角儿,记得最早是《三世仇》中恶霸的狗腿子,虾虾着腰,跟在恶霸后面。后来,他还当过梁平,借了村里我一个大爷的狗皮帽子。有一次帽子被爹戴回来了,毛茸茸的,特别暖和。

## 聆听 2021音乐会 (外一首)

□ 卞奎

此刻 金色大厅音乐会 破例没有观众

乐曲飘越了万水千山 全世界在竖耳倾听

老施特劳斯 小施特劳斯

欢快的圆舞曲 忧伤的圆舞曲

殿堂之辉煌 远方之阳光

还有河流的浪朵 原野的鲜花

伴着赏心的旋律 五洲四海在起舞

人类是有精气神的 人类是有魂灵的

尽管新冠给地球人 招惹麻烦

人们在音乐中 达观应对笑迎明天

蓝色的多瑙河 照旧流淌

欢腾的波尔卡 照旧飘荡

响起来吧 拉德斯基进行曲

彩虹踮起脚尖 春天已然走在路上

## 关于语言

汉语 英语 法语 日语…… 世上的语言 千种万种碰撞心灵

说到肢体语言 挺立 躬身 微笑 抽搐 大都看得明白

南北西东通行的 语言元素还可以是 音乐 绘画 那是无障之通道

我们跟随旋律 跃动合拍 我们挥舞线条 书写美景

故而—— 任人都可以意会 艺术 是沾满露珠的世间语言

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:lzcbfk@126.com,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,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联系电话、开户银行及账号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

